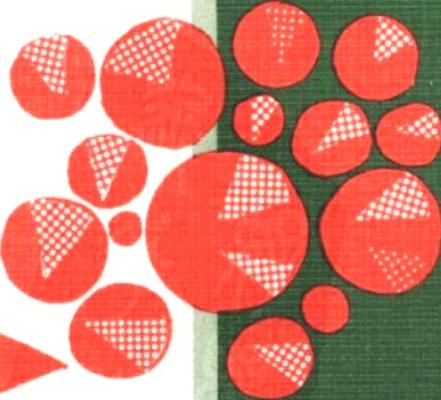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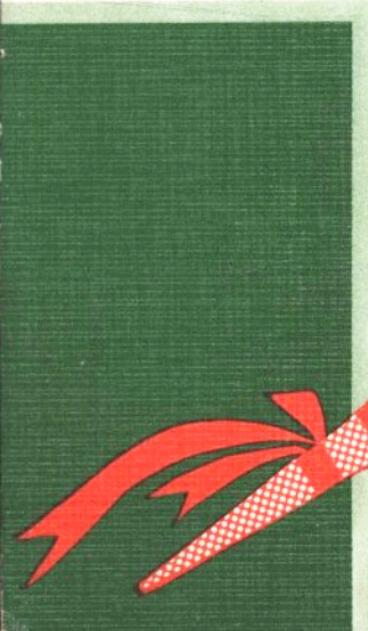


台汽新生報
印行

我愛醫生

事故的愛
三之書叢



「愛的故事」序曲

石永貴

西方的哲學家說，愛是一股汩汩的清泉，能滋潤人類的心田，清滌乖戾之氣。上蒼在創造宇宙的時候，他以海水的波動映照崢嶸的高山，他以夜晚的寧靜沖淡白日的喧囂，他更以溫柔和諧的愛意來化解剛愎倔強的敵意。

生長在二十世紀的物質社會之中，人與人間的感情受到利害關係的影響，往往變得冷漠而勢利，家庭之間、朋友之間、鄰里之間保持和祥的氣氛，都是極須努力的事情。

人類只有一個生存空間，就是我們現在所住的地球，人類在無法尋找到另一個生存環境之前，怎樣保持地球上的和諧與快樂，將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施出一些愛來給週圍的人，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我們只要放開心懷，就會輕易發現這個世界上值得我們所愛的東西，還是很多很多。

「愛的故事」序曲

當你要刻意發覺世界上值得我們所愛的東西時，你會發現這個世界的可愛，為國盡忠的勇士，以生命鮮血維護你的自由，送報生在清晨你酣睡乍醒時，送來你的精神食糧，他不是值得你愛嗎？綠衣人在你的期待中，送來千里之外親人的佳音，他不是值得你愛嗎？醫生在你病痛的時候，施展仁術，讓你重新歡欣跳躍，他不是值得你愛嗎？警察無論在酷寒或溽暑之中，都堅守崗位，衛護你的安全，他不是值得你愛嗎？

本報新生副刊刊出一系列的以「我愛」為題的徵文，就是希望人類能將「愛」昇華，在整個大社會中，我們要有心存感激別人，敬愛別人之心，然後，我們要發揮自己的愛心，來愛別人，使更多人被我們所愛，整個社會變成一個「我愛人人，人人愛我」的境界，人與人間變得和祥、安寧，共同為建立一個安和樂利的完美的社會而獻力。

新生報愛的故事叢書之三

我愛醫生

封面設計
楊靈夷

難忘的良醫	君麟	九
懷念一位好醫生	史僮	一三
仁醫楊灶先生	老松	一〇
那張和藹的笑容	常之足	二四
假病真醫	李舫	二八
神的使者	孫振志	三三
深入鄉間的「活菩薩」	蘇久紫	三八
醫生「市長」	郁曾祚譯	四二
嗨，愈來愈漂亮了！	葉子	四七

醫德可風	芮家智	五二
蘇大夫，您在那裏？	淦金	五五
我默認的家庭牙醫	杜奇榮	五九
十七年來的感念	時崇光	六三
慈母和咬菜根的人	亦玄	六七
不拿紅包的醫生	京怡	七一
一刀病除	曉蓮	七五
起死回生	默築	七九
兩百元「紅包」	宋堯	八三
醫術精・醫德好	杰輝	八八
守時盡職	廷勲	九二
一個小時的診斷	傅文	九六
送人蔘	佳評	九九

目

錄

醫腿兼接送	曾玉	一〇二
推拿・推拿	湘翹	一〇六
坐堂先生	張牧蘭	一一〇
陳醫師的影子	謝硯林	一一三
針灸癒我腰疾	蔡英	一二七
看了一次不要錢的病	怡欣	一二一
難忘牙醫董大夫	卜昭祺	一二五
醫務室內外	宣華	一二八
不盡的感激	謝昆恭	一三二
謙虛的醫生	頌椒	一三六
謝謝您，魏醫官！	陳漢卿	一四〇
負責到底	宋述周	一四四
為什麼他代繳保證金？	雄芳	一四八

恩同再造……	林瑞松……	一五三
永難忘懷的屠醫師……	徐灝……	一五七
大家請他吃飯……	張華……	一六一
現代華陀戴大夫……	秀月……	一六五
恩重如山……	朱萬成……	一六九
放輕鬆點！……	史東……	一七三
醫院裏的叔叔和阿姨……	姚杏娟……	一七六
他們救活了我的命……	謝白雲……	一七九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阿鞏……	一八四
一張診病單……	青雲……	一八七
仁醫卓木鐸……	陳征毅……	一九一
給我「開心」的人……	龔天梓……	一九四
溫暖陽光……	黃克誠……	一九八

不計名利的陳醫師	黃慶龍	一一〇二
颱風夜	張洪禹	一一〇五
他改變了我的觀念	李少華	一一一
他總要追根究底	李元麟	一二五
免費針灸	大 中	一二九
爲善不欲人知	李展平	一二三
越南醫生	韓 芳	一二六
邱大夫的中藥	潔 捷	一二九
謝謝您，醫生	燕 泥	一三三
媽媽的青光眼	爾 爾	一三八
姜叔叔	菲 菲	一四二
醫生的臉，笑笑！	黃韓玲	一四六
免費駕駛	竹 君	一五〇

醫生，我忘不了您們..... 吳詠九二五四

忘我無物..... 小竹二六〇

不必開刀吃幾帖藥就會好..... 葉蔚二六四

生命，我又擁有你！..... 錢雅芳二六八

如嚴父・如慈母..... 日寺二七二

孟大夫..... 曾平宛二七六

難忘的良醫

君麟

「健康」，不僅是要身體正常，而且要心理健全，更要具備適應社會型態變遷的能力。我家唸高一的孩子——偉華，不知是否受了某種無法克服的刺激，竟然老是懷疑自己有病，雖經多位「名醫」證實，身體現狀良好，他還是沒有信心，去接受健康快樂的生活。這種失常的現象，確實把我這當媽媽的，搞得終日心神不寧。何況，外子是個靠薪餉維持家用的軍人，要想經常支付數目不少的治療費，那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

去年二月某日的晚上，外子帶了個年輕客人回家，經介紹後，才知是其單位新近報到，現任醫職的廿六期少尉預備軍官。年輕人姓張，家住鳳山，畢業於台灣大學醫學院，一副娃娃臉，老是笑咪咪的，給人留下的第一個印象，就是熱忱、和藹，易於接近的醫生。閒話間，始知張少尉來訪之目的，係因獲悉我家孩子有心理不

平衡之負荷，極願以其所學，為偉華盡點力。這使我感激而更覺得他真摯可愛。

前幾週的診治，因為張醫官聲明不希望外人去打擾，所以我只曉得他們常關在書房聊天，談得還蠻投機的，張少尉沒有否認偉華有病，但也沒有承認，只是每次前來，都帶些黃色、白色的小藥片，供我家孩子服用，這段日子，偉華再沒有鬧著去醫院，情緒似乎已平靜得多，但我反而憂慮，這個剛從學校畢業出來的小毛頭，有沒有把握矯正偉華的心理。個把月後，孩子對我說：

「媽，張醫官要我從明天起，停止服藥。」

「為什麼？」

「您不覺得我是完全復元了？」偉華的反問，使我注意到，他不但精神奕奕，且顯得活潑多啦！事實證明我的憂慮是多餘的，也對張少尉的不信任，感到臉紅。

為了表示內心的感激，我要外子去安排一次港式飲茶，張醫官竟以不接受酬勞為由，拒絕了邀請，想想月餘的藥品費，總該結個賬吧！不然人家出了力還要貼錢那太不像話。沒想到他竟說：

「我給令郎服用的都是些維他命，那要花什麼錢呢！」聽了這話，使我替那些像生意人般，日夜謀利，賺了錢就想作其他投資，而對病人所需要的診治環境與精神寄托，都漠不關心的「名醫」慚愧。

今年五月十日，張少尉接到退役令，外子告訴我，單位裏所有的同志，都在策劃如何給他送行，也都嘆惜失去一位懂得愛、懂得感情，知道什麼是真、善、美的益友。張少尉在官兵的心目中，不但是個醫術高超的青年（他退役後，考取台大醫院內科醫師，放棄不幹。再考台灣著名的長庚醫院外科醫師，在壹佰多人競爭中，僅選十七名，他是錄取的其中之一），也是服務態度最佳的「良醫」。醫務室裏進進出出的許多同志，還有些眷屬們，他（她）們總覺得，治病是其次，到了這裏，能充滿信心，還可獲得真摯友誼散發出來的光和熱，才是引起他們嚮往的根源。這也就是我家偉華，偶然感染點小毛病，也非去找張醫官不可的道理。他那溫柔的慰撫和細心的診斷，不服藥就可使患者心曠神怡，煩擾盡消。

記得是張少尉退伍前幾天的事，正逢梅雨季節，外子的單位因工作分遣部份官

兵至興達港，突傳聞該地飲水不潔，好些戰士在吐瀉，張少尉連夜冒雨騎車趕去，看到他們好好地坐在電視機前觀賞節目，才知是誤會，他的責任心和充滿獻身的崇高思想，使在場的官兵，都含著滿眶淚水，歡呼迎接淋得像落湯雞，却是因關懷他們的健康而來的訪客。

張少尉的退役，我們是失去了良醫，但與我們所敬重所愛的人分離，有時更會使友誼彌覺珍貴、甜蜜。因為那種損失，能讓我們體會出他的真實價值。

臨別不勝依依，內心似乎總認為欠下他許多，不知用什麼方式才能清償這心債，只好以「我愛醫生」這個專欄文字來表達我那難以忘懷的感激。

懷念一位好醫生

史 僮

我家原住永和鎮文化街的一條小巷裏。每日上班、進食，都得到永和路二段搭公車。偶然在永和路二段近橋邊的一座樓房的底層，見有「張道華醫師診所」的木牌，並不十分引人注目。那招牌字是前立法院院長張道藩先生寫的，下署其姓名。初以為這位醫師是道藩先生的介弟，因其名只差一字。但我知道道藩先生並沒有一位懸壺濟世的兄弟。

後來我家遷住永和路二段的一條小巷子內。不久，永和路要拓寬，張醫師的房子須改建，於是借住我們這條巷內他的朋友的邊房應診。每天出入，均過此屋，但並不相識。日久漸聞隣居盛道其醫術與醫德，始知其人，可是仍無接觸。

某日，四樓隣居的長子患重感冒，發高燒，放學回家，疲不能興，他們去請張醫師出診，片刻即至，稍問病情，打針給藥，不五日即癒。其時我適在其家，始見

到張醫師。他是江蘇松江人。東南大學醫學院畢業。一點醫師的架子也沒有，甚至可以說看去不像醫師，倒像一位舊式鄉間教員。收費極低，態度溫和，待人有禮。

有位朋友的太太，忽然左嘴歪斜，經神經科電療，針灸，抽智齒末神經，花費數萬，毫無效果。一週後，忽然發熱，那位一直誤斷爲「顏面神經麻痺」的江湖醫生說，無藥可治了，因爲這種「顏面神經麻痺」不能發高燒，必須先退熱才能繼續電療。他叫病人另請醫師退燒再去。我知道後去請教張醫師。他說請那位太太來看。他只看了一眼，即大聲說：「爲什麼不早一個星期來？這症狀絕不是什麼『顏面神經麻痺』，那些錢不但白花，而且耽誤時間。不過現在還來得及。我有藥自己配的。大約一週至十天可癒。可惜來遲了。服我的藥後，嘴角有一點歪斜，只是笑的時候才看得出來。」說完，不量體溫，也不打針，先給幾包退熱藥粉，約定下午五時去取藥。只收取五十元藥粉錢，等於那位神經科的掛號金。

那是四大瓶看去像甘蔗汁一樣的藥水，須連瓶隔水燙熱服下，味甜可口，每日四次，每次半瓶，約四百CC。藥水連瓶放在冰箱內。果然，不到兩天，嘴即不歪。

，一週後恢復正常，笑時確似有些不正，但不難看。藥費每瓶五十元。後來他告訴我，這種病症是因為感冒久了未徹底治好，感冒菌溜進脈管，血液被阻塞，故神經收縮，嘴角左斜。這藥水是通經殺菌的，是他自己調製的，已治癒不少病人。我說為什麼不做成藥出售，免得那種神經科醫生騙錢呢？他說各人的體質不同，性別不同，年紀有大小，而且與天氣有關，必須臨時配製；做成藥有時反會害人，不可以此圖利。

又有一位朋友的孫子，在學校裏與同學玩耍，頭部撞上牆壁，回家後神智不清，又發高燒，時欲嘔吐，不思飲食。以為是腦震盪，立即送入一家貴族醫院。我翌日聞悉，即趕往探視。住在頭等病房，已照了X光、驗血，作了心電圖，又查大小便，我摸了他的額角，炙手可熱體溫約四十度。看其舌苔發白，鼻孔乾燥。其家人焦急萬狀。適有兩位年輕的醫生來巡房，一望而知是實習醫生。雙手插在白色醫生服口袋裏，掛著聽筒看病歷表。我問：「是不是腦震盪？」一人有點不高興的樣子說：「要觀察！觀察！」那孩子的祖母用乞憐的口氣說：「請大夫多幫忙。」另一位

怫然回答：「主治醫師沒有空！住院幾天再說，必要時得抽脊骨髓檢查！」言畢，與隨來的護士三人皮鞋聲閭閻而去，似嫌多問。大家無可奈何的默然相對。我只得安慰他們一下，告辭搭車回永和。走過張醫師診所，進去向他請教。他說：「腦震盪不會發高燒的，可能是重傷風。」我問他要不要帶那小孩來請你診治？他說不必。回家後立即掛電話給那貴族醫院的頭等病房的朋友，先告訴他這不是腦震盪，因爲腦震盪不會發高燒，說不定是重傷風。請他們到附近的小兒科診治好了。

第二天，他打電話來說，昨天下午即出院，請附近一位有名的小兒科醫師診斷，果然是重傷風，經打了退熱針，服藥，用冰袋鎮頭部，今天已開始喝米湯與牛奶，神智已清，不再嘔吐。張醫師的一句話：「腦震盪不會發高熱。」解除了他們全家的精神痛苦，也免除了金錢負擔。那貴族醫院「觀察」一天得一萬多元，而腦震盪不容許觀察兩三天的。這點常識——腦震盪不會發高熱的病理都不知道，真是十分幼稚可笑。我那朋友三代單傳，書生模樣的單弱身子，這次受嚇不少，且非富有的，爲求早治早癒，不惜花錢住進那家貴族醫院，只一夜兩天，已花了三萬元。如